

中华文化的玄机与奥妙

■王蒙

六年前,我写过一本《中国天机》,说的是中国现当代历史规律、前因后果,可预见性与不可预见性。“天机”的意思还在于规律与必然性的谜团,说来简单,琢磨起来很费劲,操作起来更费劲。

现在,又出版一本《中华玄机》,包括了近年谈传统文化的文章与讲话记录。“玄”字含义甚多:颜色——包括黑褐色、彩色,然后是玄武神龟,再有就是天、大、高、深、奥妙、神性、姓氏、地名等释义。而“玄机”主要指道家理论,儒家却也有喜用此词者。我这里取其高、大、上、深、厚、妙、神奇的含义,同时也警惕其故弄“玄虚”与对于玄学贬低的负面含义。中华玄机,是谈我们的生活与头脑中的传统文化,谈我们与不同的文化的可敬、可叹、可咀嚼与可珍惜;实际上仍然是谈你我的日常生活,更谈我们的思路、我们的风度、我们的气派、我们的歧义。

中华文化确有玄妙处。它源远流长,一脉相承,罕有其匹。它伟大辉煌、光照四方,却又是饱经沧桑、千灾百难、危殆焦急。它屡败屡胜,屡亡屡兴,屡衰屡盛。它牵心挂肚,爱恨交加,莫名悲喜。它目前在世界上并不处于强势与主流位置,甚至屡屡被宣布失败落伍,结果却是发展越来越快,势头越来越强,说法越来越大气,写下了新的历史篇章。西欧美看它陌生、诡异、古老而充满生

机,各色而紧迫时尚,友好而自说自话,绝对是玄机无比、风光独异,爱之很难缩短距离,恨之又毫无作用与意义。

它的词根语(汉藏语系)大别于结构语(印欧语系)与粘着语(阿尔泰语系)。它的只此一家的文字精美绝伦,集形、声、义、结构、逻辑与其他字词关系于一身,集艺术性、暗示性、神妙性与超越性、模糊性于一体,远远超出了语言符号的范畴。它的发明被说成是引起了天雨粟、鬼夜哭,惊神动鬼,惊天动地。它的流传伴随着被崇拜、被敬畏、被占卜、被分析、被欣赏、被训练、被培养、被研究终生终世。

中国没有覆盖全民的强势教会,它的民间宗教天真质朴、灵活随意,妈祖灶王、山神土地、(天)花娘财神、岳飞关羽,多神多祭。它的土人则用一个“道”字、一个“天”字、一个“德”字、一个“一”字,自主地、深刻地、放手地取代了西方“上帝”的含义。它把先验的天与实存的天、先验的性善与文化的善德、人性的善良与行政(古曰为政)的仁厚亲民、为政以德的标榜与得人心者得天下的权

力归属规律,全部整合连贯在一起;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合而为一,把信仰、道德、政治、学理合而为一。它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的一切、一切的一,把多元与一体合而为一。其他外域,多半是君权神授,在中国则是神权君授,经过皇帝或权力系统的封禅,泰山、孔子,取得了类宗教神灵的地位,一些民间神才站住了脚跟。但同时中华玄机中的道、天、德、一,类似的概念神,却又成为推翻无道昏君、气数已尽政权、约束国君权力运作的武器。这样的玄机,国内外并没有几个人闹得明晰。

它的一些说法确实比较稀罕,如无中生有、无为而治、有常无常、以退为进、以弱胜强、深藏不露、混沌一片、韬光养晦、卧薪尝胆、天降大任、后发制人、立于不败、内圣外王、玄圣素王、盗亦有道、养气养生、仁者乐山智者乐水、道非常道名非常名、仁者无敌、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置之死地而后生、论万世、月盈则亏水满则溢、过犹不及、物极必反……

它的地位也很特殊,它是古老的文化,它是明确地肯定现代

化与全球化的文化,它曾是相当保守的文化,它又是追新逐异的文化,共和体制、共产主义、自由平等、维新革命、民权女权、同性恋、民族解放、白话写作、拼音文字……它是西欧美强势文化主流文化的朋友和学生,它走自己的路,绝对不接受全盘西化而处处坚持中国特色,坚持改革开放。近二百年它经历了无数外战内战、丧权辱国、割地赔款,日本侵略时期更是失去了大量国土;它终于建立了截然不同的新中国,同时它仍然经历了探索与曲折。它在新文化运动中痛心疾首、反思自省,接受了来自欧美的大量新思潮,特别是接受了相当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发动了前所未有的人民大革命,却又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了文化自信是最根本的自信。它推动与保持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体的引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许多难点与节点上,西方人士多次预言新中国的崩溃,却全部落空

而为笑谈。

如今,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日益引发兴趣,引起重视。四书五经、诗词歌赋、《三字经》、《弟子规》、成语谚语、方言普通话、琴棋书画、戏曲曲艺、舌尖中国、堪舆风水、唐装汉服、太极少林,自成体系。而国际国内的说法反应,好话如潮、恶评如风、自夸如火、自贬如狂,更是令人糊涂诧异、头昏脑胀、莫衷一是。一面是危言耸听,哭闹诅咒,一面是歌舞升平、吃喝玩乐、太平盛世;一面是段子纷涌、若玄若虚、若智若愚、真伪莫辨、善恶混淆;一面是定力实力、弹性柔性、平稳和谐、永不言败、自有道理。

让我们试着接触一下中华传统文化,看看到底有多少奥妙玄机,可塑可化,真才实力,奋勇前进,得其时矣!或者还有什么荆棘泥泞、陷阱地雷,需要我们多加思考、小心翼翼。玄机玄奥,隽语微言,旧语新词,秦砖汉瓦,唐宋大家,桐城流派,英格历史,巴罗斯基(以上八字是说英语俄语),思之说之,解之论之,揽月捉鳖,大而化之,雕虫雕龙,得心应手。

谈起中华传统文化,端的是谈笑风生、挥洒自如,纵横捭阖、举重若轻、悲喜交加、其乐无穷也!

(本文为王蒙先生新书《中华玄机》后记,经天地出版社授权由本报独家刊发。题目为编者所加。)

这辈子简单,但不单一。前半生当“蜡烛”,做了十八年的孩儿王;后半辈子做“缝工”,当编辑匠。告老还乡后又干了十年,都在为人作嫁。经年累月煮字码句,用双色笔在稿纸上刀耕火种,人也在纸润墨香中渐渐老去。现在想想,我一点也不后悔:就像红蓝铅笔的两头,互补互利,也如西哲所言,“送人玫瑰,手有余香”。我成全了师友,他们更是玉成了我,具体地说,成就了这本小书——《我为他们照过相》。

我喜烟、好酒、嗜茶,也爱玩翰墨丹青。友人调侃说我一介“雅士”,我自知骨子里是俗人一个,与今之小青年追星族一样,从小便膜拜名人(作家)。不惑之年,跻身出版界,有缘走近名人时很想与他们照张相,满足一下虚荣心。无奈那年代太穷,衣帽周全就很不错了,哪敢想有奢侈品照相机。1988年,我终于从牙缝中挤出一部傻瓜相机,开始圆梦。此生用过五部相机,一律“傻瓜”。因我从不研究拍照艺术,“咔嚓”一下雁过留声,足矣。我生性愚钝、疏懒,胶片年代,我连装卸胶卷都请人帮忙,怕自己装不好。某年,我兴致勃勃进京拜访文坛前贤,为五位师友拍了照,回到照相馆冲洗时才发现,帮忙装胶卷的同事没把胶片装上,闹了场大笑话。

近四十年的编辑生涯,我积累了一大批文坛师友的书札和照片,这是此生最大财富了。虽说退休十多年了,一直处在退而未休状态,直至甲午秋日,方着手整理老照片,重温那些渐行渐远的书人书事。当我翻卷到为周而复、浩然拍的最后一帧照片,令我震惊(那是我征得家属同意并承诺不公开示人的照片),让我对生命有某种感悟:人生无常;也应了浩然写给我的那句话:“清心乐道,自然人生。”

生命是什么?是碧荷上的一粒露珠。在无风无雨的日子里,她静谧地躺在荷叶上享受阳光;倘一遇风吹草动,或疾风掠过,她或会倏地跌落、消失。生命是脆弱的、无常的,如周而复先生——2004年元

故人恰似庭中树

——关于《我为他们照过相》

■张昌华



上图:1996年作者去北京大学朗润园寓所看望季美林先生时为他所拍的照片。
右图:2000年岁末黄裳访南京时作者于凤台饭店为其所摄照片。

旦我收到他寄来的新年贺卡和短筒,思维清晰,只是字迹发飘。八天后,我去探视时,呼他已不应;浑身插满管子,心脏监护仪上的绿色电波在微微颤动,下午便停止了呼吸。从北京医院出来,我去同仁医院探视浩然,他也在沉睡,浑身同样插满管子。护工拍拍他的胸口:“老朋友来看你了!”浩然吃力地睁开眼,他已认不得我了。看得出他想辨认,眼盯着我送去的花篮上的小卡片。我挪动花篮把小卡片移入他的视线,他似乎仍不识。我在另一张纸上把我的名字写得大大的,送到他的眼前,这或许唤起他记忆角落里的我,他的眼角湿润了。即令这样,浩然在病榻上与死神搏斗、煎熬了一千五百个日日夜夜方

告别人世。生命是什么?犹如荒山悬崖绝壁上的老葛藤,貌似枯朽一拉即断,却坚韧不折……幸乎,悲乎?

那是我见到他俩的“最后一面”,由此,我想到拜会苏雪林、王映霞和范用等十位前贤师友的最后一面,距他们挥手人间的日子都很近,便产生了将他们最后的音容及其照片背后的故事记下来的欲望,于是《最后的素描——我所见到的文坛前贤最后一面》就应运而生,即本书目录中的前十位。文章发表后,读者李君建议我以一图一文的形式一路写下去,我觉得有点意思,于是又有了这本小书。追忆故人,诚如董桥所言,他们的昔日言笑藏在心中是一缸陈酒,思念深舀一勺尝一尝,越久

越香醇。我拍过照的文坛师友有一百五十位之多,与其过从深浅不一,无必要一一罗列,便以1949年前出生者划线,于是便有了后面的八十位。其实,在“线”后的张抗抗、舒婷、叶兆言、朱苏进、苏童等,我都曾为他们编过书,一度过从较密,有故事可写,限于篇幅割爱了。

全书以齿德为序。但前十位(“最后的素描”)是本书的原点,为保存它的原始形态和独立性,我没有按齿序纳入全书。必须要做说明的是最后九位,我称之为“有痕无影”者,也独立成一单元。这九位前辈我没为他们照过相,但因当年编书或某种之需,与他们有较多的电话、书信往还的印痕,不乏精彩故事,实在不忍舍去,故收于此。至于照片缺失的原因有多种:一是“天不时”,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没有相机,如茅以升等自然无照可存;二是“地不利”,山阻海隔天高地远,如夏志清等;再就是“人不和”,主人不喜照相、拒见生客,如钱锺书、杨绛,或主人因病不便而失之交臂,如华君武、杨宪益。细细想来,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因书缘我还与一些名人有过从,如科学家钱学森、杨振宁、苏步青、袁家骝,语言学家吕叔湘,作家孙犁、马识途以及诗人臧克家等。他们都是我生命中高山仰止的过客。

“故人恰似庭中树,一日秋风一日疏”。

如今,书中的像主,十九已“化作春泥更护花”了。林语堂先生说过:“我们都喜欢古教堂、旧式家具以及绝版的旧书,但大多数人却忘了老人之美。古老的东西,饱经世变的东,才是最美的东西。”书中的这些照片虽未全发黄褪色,毕竟也有二三十年历史了,如果说“一位老人就是一部历史”的话,从这些照片本身或背后的故事的字里行间,或多或少能窥见那个时代的文化人的生存状态及某些社会信息的雪泥鸿爪,也可谛听到时代前进的足音。《我为他们照过相》由商务印书馆出版。)